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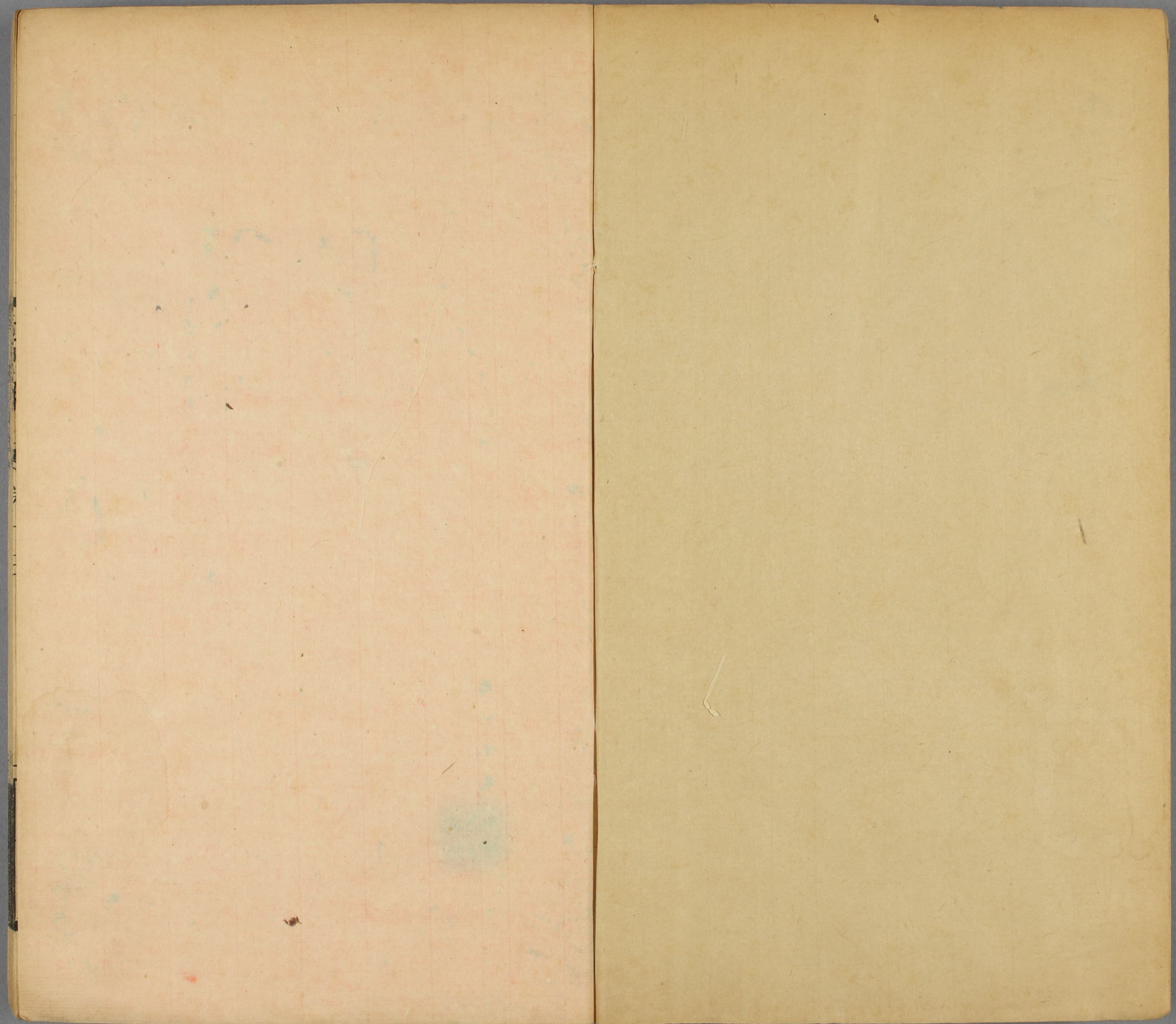
近思錄

五



口 13
359
5





959
1

10/15

東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三凡十四條

支那
所藏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辨
異端之學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
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
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
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其

惑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朱子曰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
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
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
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
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
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
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閑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
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幾近而易見也是以拔
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問墨氏兼愛疑於
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
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
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

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楊朱
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葉氏曰申不害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韓非韓
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之胡爲
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
聃周柱下史其書論清淨無爲之道 ○伊川

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
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
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
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

此蓋補伊川說也

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為出於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或問楊墨學出於師商信乎朱子曰胡氏論之當矣○程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若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則皆至論也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朱子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視其至親無異○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眾人故無父

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葉氏曰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闕非天地之全也

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本注〕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朱子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

未也恐未安曰前日章黃卿正論此以爲釋氏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云云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傳不完也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是此意○葉氏曰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釋氏寂滅無爲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真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何有於義離器以爲道故或拘或肆皆爲之病名爲大自在而實則隘陋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幾存義直內方外時止時行

體用本末備言之矣。○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無制事之義則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釋氏本怖死

生爲利豈是公道

葉氏曰釋氏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

利己之私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

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閼斷非道也孟子曰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

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

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閑畧見得心性影子

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就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二先生語中亦閒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程子論釋氏有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者正承上文譏其無下學非上達不連屬而有閼斷之病非真以是許之也其論直內方外而曰既無方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意亦如此。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葉氏曰道

本人倫今日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

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

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以上明道

語○司馬溫公曰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家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旣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

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

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

快活

葉氏曰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為私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永按大小大快

活猶云許多快活也

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

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

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

除是死也

葉氏曰釋氏以耳目口鼻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謂

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

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

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

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

下石頭惟嫌重也○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

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

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葉氏曰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

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

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葉氏曰形而上者性

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回爲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

聖人矣

○釋氏之說

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

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

文中子云汝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

故不若

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

永按毀棄人倫是其迹之大異者然則其心皆無父無君也尙何取於彼哉

○問

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閑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

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
 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
 矣朱子感興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
 啟予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
 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
 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謝
 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
 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外
 書
 ○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
 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處說了吾儒見得都是

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
 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
 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
 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
 失中葉氏曰佛氏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
 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厭此身之
 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
 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輾轉流遁皆失其中
 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

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

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正蒙下同○葉氏曰佛說謂虛空無

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爲幻妄莫知其所從來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

有無諸子之陋也

問言有無諸子之陋朱子曰無者無物卻有此理有此理

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永按易不言有無謂不言無也易謂易有太極

是只言有耳程子嘗云聖人作易未嘗言無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此易不言無也老子云萬物皆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又推言之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諸子之言之陋如此○浮圖明鬼謂有識之鬼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

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

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

未之思也

永按孔子答宰我鬼神之間云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是卽遊魂爲變之說也指爲輪迴惑矣

大學

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

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

道可乎

本注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葉氏曰當

生而生當死而死是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所謂輪迴

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閒指爲大道乃其俗

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

英才閒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

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

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

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

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閒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朱子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陵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三終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鄭權覆校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四凡二十六條

婺源江永集注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
聖賢氣象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

之皆是聖人

遺書下同。朱子曰：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

其性。又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之功，極細密，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等語，又自謂有慙德，覺多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疏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葉氏曰：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仲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

此數語未安

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

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

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

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

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朱子

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明道下二句便是解上三句獨時焉。

近思錄

卷十四

廣雅書局重聚

而已難曉。○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著。○問孟子露其才時焉。而已或曰非常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問時焉。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葉氏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故極其雄辯。

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

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

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葉氏曰。曾子易簣之

言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於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傳經。

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

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

不由之道。非亾也。幽厲不由也。末二句。董仲舒對策語。○葉氏

日羣經定於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閔微言絕而大義乖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續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葉氏曰荀子名況字卿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以人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彖擬易法言○荀子極擬論語皆模擬前聖之遺言其過少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朱子曰荀揚諸人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

不好人底性便說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問揚雄言學者所以修性故伊川謂揚雄爲不識性曰性不容修修是揠苗○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等語皆是就分金稱上說下來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極偏駁雖少過等語亦見不得○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義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

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義。○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道義功利關不透目。○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如正義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醇儒。○漢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

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毛萇治詩爲河閼獻

王博士。○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朱子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

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揚子爲人深沈會去思索然太元亦是拙底功夫道理不是如此其學似本於黃老如云惟清惟靜惟寂惟寞之類某嘗謂揚雄最無用直是一腐儒到急處只是投閣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會理得。○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別事

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葉氏曰
浮沈下位依祿而隱雄失身孔明有王佐之

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
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

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朱子曰程子謂孔明
盡其論極當問殺劉璋事何如曰這只是不是
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有別箇道理若似

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
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卻好只為如此便有
斑駁處○葉氏曰琮降則地歸曹氏取以興

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闕矣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問武侯有儒者氣象如

正但資質好有正大氣象○葉氏曰孔明輔漢
討賊以信義為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
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
格君之業○永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
鈍非所逆睹數言孔明庶幾禮樂文中子曰

尤近儒者氣象○孔明庶幾禮樂
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問孔明庶幾禮樂如何
朱子曰也不見得孔明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

底禮樂。孔明也。粗若興禮樂。也是粗禮樂。葉氏曰。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閒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朱子曰。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缺。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文中子其閒有見處也。卽是老子

又其閒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其閒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爲重耳。○葉氏曰。文中子王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其弟王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增益爲書。名曰中說。○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醅乎醅。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

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

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卻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見識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問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卻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問韓子稱孟子醑乎醑荀與揚大醑而

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為大醑則其稱孟子醑乎醑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揚大醑處便是就論性處說又云韓子說荀揚為大醑韓子只說得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

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朱子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才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問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意甚重曰他也是不會去做功夫他於外面皮殼上都見得只是不會向裏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麤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平日只以詩文飲酒博戲爲事○問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以爲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朱子韓文考異云諸賢之論惟程子此條爲能極其深處然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

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爲子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爲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爲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崇正爲事而或未免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之所譏者但王氏雖能言此而所謂道真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周茂叔留中灑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

落如光風霽月

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朱子曰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

容有道者氣象。所謂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

處更有此等氣象

其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見潘延之所撰

墓誌。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

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

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

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智懷洞然徹視無閼

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

不足以形容

朱子曰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

先生行己

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

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葉氏

曰以上一節言行己之本末也

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

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朱子曰二程之於濂溪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

風弄月以歸皆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程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葉氏曰按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之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

得之功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

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朱子曰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

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曰固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可至命曰知得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知道性命如孝弟爲仁之本不是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爲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

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

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
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
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
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佛老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蹈
其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
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
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
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
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
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
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葉氏曰以上一節言學道本末與其闢異

端正人心之大畧也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

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朱子

曰明道之言一見便好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先生教人自

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

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

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葉氏曰以

上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閒葉氏

曰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

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

慢者致其恭間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

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葉氏曰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

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先

生為政治惡以寬

葉氏曰開其自新之路改而止

處煩而裕

葉氏

曰得其要領且順乎理

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

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

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

葉氏曰法令峻密而先生

未嘗為苟且應命之事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礙為之有要故不見其難

雖當倉

卒不動聲色

葉氏曰理素明而志素定

方監司競為嚴急之

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

葉氏

曰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為

先生所為綱條法

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

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葉氏曰以上一節言為政之道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

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遺書下同○本注子

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問周子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處邪朱子曰此不要解得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意如何是一般○問周子言窗前

草不除去卽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觀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
○張子厚問皇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

子生喜甚見餓芋者會便不美

吳必大日子厚問皇子生云云

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曾問致思否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閒斷而與之同休戚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是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

之無閒斷也○葉氏曰此卽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蹶然動於中而不可遏初無擬議作意而爲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

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呂原明曰此處氣象自有合○謝顯道云明道

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外書下同

○葉氏曰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

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

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

謂曰賢輩尙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

外之雪深一尺

侯仲夏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人○葉氏曰明道接

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

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

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附錄○葉氏曰先生質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晬

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呂與

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

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

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

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眾

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竝立而

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

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
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
重也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
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
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
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呂與叔撰橫渠先生
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

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
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
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
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
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
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本注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

聽從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朱子曰行狀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盡棄異學涵如也後本為勝○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程先生發之○葉氏曰此可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繫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朱子

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睡不然放不下無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安著處

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朱子曰橫渠言吾學既得於心云云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行處分

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僦侗如何到得行處分明。○橫渠言吾學既得於心云云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卻不必如此。○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箇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葉氏曰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先生氣質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

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

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

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

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葉氏曰德貌嚴毅而中誠

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橫渠先

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語錄朱

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時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

二十二
三時作

仁學錄

卷十四

廣雅書局重聚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四終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鄭權覆校

前秋謁相國石君師出近思錄集注抄本語
端曰江先生輯朱子之語以注朱子之書至
爲精切雖非時儒所好然使是書得行必將
有讀之而興起者用裨益於世道人心不淺
夫人必能體程朱之心然後能爲程朱之學
躬行實踐豈在多言以江先生之發揮漢學
著述等身考據家莫不宗仰至其深入宋儒

奧窔研悅而羽翼之則知者鮮矣端受書退
因與銳齋汪君互相校讎訂其訛舛請正于
師醵資授梓今校成不幸師不及見未得一
序言爲可惜也然其表章正學以迪後進之
盛心於茲刻蓋三致意云嘉慶十二年丁卯
春正月婺源後學李承端謹識

近思錄通行淳祐間葉氏采集解本江氏集
注成於乾隆七年刊本輒未易得山陽丁儉
卿晏好蓄書而所有亦僅集解往歲秋儉卿
長子壽昌出守嚴州篋中攜有王文恪公刻
本出以見示讀之恍接寒泉簞論警欬怡然
渙然命工重刻延秀水高伯平均儒校訂凡
七月而畢滌注成之始今已一百二十四年

文恪視學江西嘉慶十九年刊是本序云廿
年前得江氏注本甚完善十年前又得大興
朱文正公與徽人之官京師者新刻本合而
校之刊示學官弟子婺源李承端跋云相國
石君師出近思錄集注鈔本語端曰江先生
輯朱子之語以注朱子之書至爲精切裨益
於世道人心不淺按文恪序廿年前所得完

善本合徽人新刻本校之則卽李跋所謂文
正鈔本可見是書刻本無多得故不易而縛
繹文正所謂輯注精切裨益於世道人心不
淺之意其難在讀而循之以敦厥行而不可
沾沾以得是本爲足喜也願與讀者共勉之
同治四年五月壬戌盱眙後學吳棠謹識

同治四年正月八日
番禺陳慶修初校
番禺鄭權覆校

考訂朱子世家引言

婺源有朱子吳文正公所謂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者也邑志倣史記例儒林以下皆爲傳特尊朱子於世家宜矣而昔之載筆者詮次年譜事跡甚疏畧又復考核不精紀載失實且朱子以名稱張呂亦稱名獨於陸氏兄弟稱字此何爲者邪其於延平授受之間則有獨得宗旨之說

其敘鵝湖之會曰未合并而去敘白鹿之會曰
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講席以發明之
蓋有明中葉後學術漸漓大率謂學有宗旨重
在體認而詆程朱之格物輕朱子之傳注爲支
離爲務外又復和合朱陸兩家而一之故於稱
名稱字之間微寓尊陸之意於語意抑揚之間
微寓朱陸始異終同之意夫尊朱子於世家而

隱尊陸不可爲訓也

聖朝尤重道崇儒編纂諸書周程張邵朱皆稱子
未有稱名者而先達屬辭如此蓋由學術之乖
舉世同流雖紫陽故鄉亦不免染其餘波溺焉
不返後來吾邑雖有碩儒巨公學醅言正爲狂
瀾砥柱者於此篇猶憚改弦休邑趙氏修府志
遂承用之不知舊志之多疵也今新志於此篇

尤不敢草草謹依年譜行狀宋史核實紀載勿
穴勿遺所以還其星雲山嶽之舊而白鹿之講
特指出所講者爲喻義喻利之章俾後學毋惑
於舊志之說云

考訂朱子世家

婺源後學江永著

朱子名熹

小名沈郎小字季延行五二

字仲晦

冠時劉屏山先生字之曰

元晦其祝詞云木晦於根春容曙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更日仲晦又曰晦菴因以爲號六十後稱晦翁嘗書門符云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遵父師之誨也晚號遜翁又號滄洲病叟

婺源松巖里人

永平鄉 唐末

有朱古寮者仕爲婺源鎮將因家焉

按朱子世譜後

序云問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
世居歙之黃墩唐天祐中陶雅為歙州刺史
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為制
置茶院府君此即舊志沿革表中朱璣是也
朱氏世譜茶院諱璣世譜二世廷
字舜臣皆不言古寮舊三昭元
四世惟甫五世振舊訛
六世絢七世森
松紹聖字喬年號韋齋謂性卞急害道取西
四年門豹佩韋自緩之義
官吏部舊志朱子稱名非所以尊朱子也今
皆稱朱子然獻靖公亦不可稱名故
加入此語後
皆以官稱之
年踰冠以上舍登第政和授建
八年

州政和尉

迪功郎

父卒貧不能歸因塋承事於

政和

按朱子撰先府君遷墓記云承事公卒

所謂貧不能歸者虞集文公廟復田記云吏
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為資歸則無以
食是也朱子年譜注云因方臘亂睦不能歸
此舊譜追敘往事失之方臘亂睦宣和三年
已平而承事之卒在宣和七年則非因方臘
亂也當時閩亂固有之朱子書承事府君行
狀後云既以請銘於主簿盧君未及礱石而
羣盜蠭起是也然吏部之不克歸實因貧非
因亂今以遷墓記為信舊志云以父喪值亂
寓建之崇安此語又失之吏部之遊宦於閩

也隨官以居其後丁母憂仍居政和故承事
孺人程氏亦塋於政和之獎溪吏部卒在建
州城南寓舍則未嘗寓崇安也紹興十三年
吏部疾革手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既卒
少傅始爲築室崇安之五夫里在少傅里第
之旁朱子因奉母居焉不得因朱子後居崇
安遂謂吏部已嘗寓
服除調建州尤溪尉監
崇安也今皆訂正

泉州石井鎮

按朱子撰吏部府君行狀云靖
康之變公時在制方與客語忽

聞北狩之問投袂而起大慟幾絕又云公抱
負絕奇尤恥自售是以困於塵埃卑辱鋒鏑
擾攘之中逃寄假榻以養其親十有餘年以
至下從算商之役於嶺海魚鰕無人之境則

已無復有當世意周必大作神道碑約之云
奔走卑冗假祿養親無仕進意蓋靖康建炎
時尉尤溪紹興時監鎮稅皆以卑官之祿養
親其云十有餘年者總計宣和時之尉政和
也紹興四年泉州守謝克家薦之謂其不宜
滯筦庫是未嘗告歸也舊志云建炎間告歸
十餘年府志注云以養親此語大誤使告歸
則無祿矣何以養親且建炎距紹興四年才
六七年耳安得有十餘年
紹興初御史胡世
舊志不考實誤書今削

將泉州守謝克家竝薦之

按行狀與神道碑
御史胡世將人閩

公袖書告之曰謂不東嚮爭中原則當幸金
陵固守荆淮奈何局促一方世將奇其言歸

薦之謝克家守泉亦薦公學行不宜滯筦庫
遂召試館職宋史傳亦因之舊志云紹興四
年內翰綦密言於上召試館職策問中興之

召試館職未知何據人心任賢才正綱紀
累數千言高宗嘉賞除秘書正字循左從尋

丁母憂服除紹興七年召對稱善改左宣教郎除

秘書省校書郎時高宗次建康國勢小車駕

自建康還臨安紹興八年也舊志不敘母憂

駕還臨安似紹興四年之明年誤矣御史中丞常同薦公可任

大事復召對舊缺言切至上亦不還著作郎

缺舊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

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轉奉議郎又轉承議

郎舊缺秦檜當國決意講和公抗疏出知饒

州紹興十年春也未上請祠舊云請告得主管台州

崇道觀初吏部公以詩文名謂於道爲遠取

經子史傳考其興衰治亂應時合變見之事

業又得浦城蕭覬

字子莊

劔浦羅從彥

字仲素與

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

自刻勵

此皆約行狀神道碑語舊云交呂廣問驪此語無據呂爲婺源主簿在宣

和時公已仕閩矣

所著有韋齋集

十二卷

外集

十卷建炎

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

午時

生朱子於尤

溪寓舍

吏部公娶歙縣祝氏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朱子生焉

先是吏

部公生時邑城有白氣如虹自井出至是復

有紫氣如虹自井騰上因名之曰虹井

四歲吏部

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問天之上何物吏部異之

八歲通孝經大義

其書

上日若不如

從羣兒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

默視

幼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爲

紹興十

三年

癸亥朱子十四歲

吏部公卒

年四十七遷墓記云卒於建城南之

寓舍

疾革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謂朱子曰胡

原仲

籍溪胡憲

劉致中

白水劉勉之

劉彥冲

屏山劉子翬少傅之

弟三人學有淵源汝往事之於是少傅爲築

室里第之旁

崇安五夫里

朱子奉母居焉遵遺訓

受學三君

白水公以女妻之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最久

十七年

秋舉建州鄉貢

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

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春登進士第二十年春

始歸婺源省墓以張敦頤所贖歸父質田請

族父老主之供祀事

贖田事見闕里及藝文復田記

二十一

年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將

赴同安往受學於延平李先生

龜山先生楊時倡道東南

遊其門詣極者惟羅從彥仲素一人延平李

愿中名侗受學羅公實得其傳與吏部公爲

同門友故朱

爲學始就平實

按朱子之學初無常師出入於

子往從之

經傳或泛濫於釋老自謂見李先生後爲學

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延

平稱其進學甚力樂善畏義鮮與倫比又稱

其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初時

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

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動處無則非朱子之
得於延平先生者大畧如此詳見延平答問
舊志譚師事延平獨得宗旨為學始就精實
而會理一分殊未的朱子之講學無所謂宗
旨亦非會理之分殊之謂之同安任涖職勤敏
大書揭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
講學柯翰行峻請為學職學者翕然從之二十七年冬
罷歸二十六年七月考滿代者不至冬奉檄
走旁郡明年春返同安冬十月代者卒
不至以四考滿罷歸二十八年春見李先生於延平冬

以養親請祠請奉祠之祿也差監潭州南嶽廟當時奉祠

之制如此實家居不往潭州也二十九年秋以輔臣薦陳俊卿

召赴行在辭省劄趣行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三十

年冬復見李先生於延平寓西林院三十二

年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寓復

西林數月玉山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
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
超絕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

事不隆興元年朱子三春被召辭秋趣行冬

至行在入對垂拱殿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第二奏論復讐之義

第三奏論言路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有論語要

義又有論語訓蒙口二年春之延平哭李先

生有祭文。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益成於此

年乾道元年夏請祠差監南嶽廟省劄趣就

相復主和三年秋訪南軒張公於長沙留兩

議請祠歸

月而行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朱子與曹進叔書云荷敬

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

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

表又南軒贈行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

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子答詩曰昔

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

名論謂有靈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

特見達本根萬化從此流于聖同茲源又中

和舊說序云子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

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

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和之義除

樞密院編修

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也拜命遂歸

四年夏崇安

饑貸粟於府以賑之

朱子請於府貸粟六百斛散給之是冬有年民

願償粟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編次程氏遺

書

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雜出竝行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

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屢被省劄趣就職固辭

時國

子學錄魏掞之以論曾覲去國故力辭

五年秋九月丁母孺人

祝氏憂六年正月塋祝孺人

朱子始塋考墓於崇安朱塔山

是年七月作遷墓記云在白水鵝子峯編家

下至慶元時則又遷於武夷鄉寂厯山

禮成朱子居喪盡禮既塋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因參酌古今成喪祭禮又推

之於冠婚命日家禮既成爲一行童竊去易簣後書始出其間有與晚歲之論不合者

冬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侍郎胡銓以詩人薦也明年春

省劄候服闋依已降指揮

七年秋創立社倉

其法以前所貸米逐年斂

散每石量收息米二斗小歉蠲息之半大饑盡蠲之積至淳熙八年厯十有四年將元米六百石還府見管三千一百石造倉三間收貯此後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朱

子與鄉宦及士人同掌管以故一鄉
四五十里閒雖遇凶年人不闕食
冬復趣

行八年春以祿不及養辭編次論孟精義成

初名要義改今名後更名集義資治通鑑綱目成因司馬公通鑑別爲

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四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大畧綱倣春秋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稽合諸儒之粹後又再加更定而未畢有凡例一卷卒後乃出夏再

趣行辭以遭其親服辭冬西銘解義成自二程子皆推西銘爲擴

前聖所未發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朱子首爲之解。又八朝名臣言行錄亦此時

所編再趣行辭九年春又趣行復辭且乞差監嶽廟夏

太極圖傳通書解成大畧謂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

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云又編次程

氏外書成遺書外取諸集錄得十二篇名曰外書又有伊洛淵源錄五月

有旨特與改秩宮觀辭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

累召不起宜蒙褒錄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秩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

住
淳熙元年又再辭夏六月拜命朱子以爲改官賦祿

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遂避

二年夏東萊呂公

來訪畱止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

呂公祖謙自東陽來

會畱止旬日相與掇周程張子書闡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之號近思錄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送之至鵝湖

信州鵝湖寺

金谿陸

子壽

九齡子靜淵

來會相與講論不合而罷

子壽

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畱情傳注

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浪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朱子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東萊與朱子書云子靜畱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

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目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間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間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目又教人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又云子壽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子靜之病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功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

又安在哉。按陸氏議論與朱子不合者已如此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則終身守其說不變者也舊志云講無極太極未合并而去似謂此時未合後來猶合并者則朱陸始異終同之見耳且無極太極之辨因後來子靜之兄九韶子美與朱子書云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之子美不以爲然子靜復與申辨因有兩次答書此淳熙十五年夏之事舊志不考實
三年春二月歸婺

源省墓

祭墓文云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埽悲悼增深

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沾茲蔭酒殽之奠惟告其哀精爽

如在尚祈鑒饗時邑令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解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司馬氏高氏呂氏等書畱學中日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隨其資稟循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去朱子答東萊書云取道浦城以往自常山開化趨婺源又云季通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澗又云某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更一兩日徧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畱也又夏除祕書省祕書郎辭答汪尚書書云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

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道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不允再辭仍舊宮觀

朱子以改官之命正以獎其廉退今乃冒

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差主管武夷山冲佑觀

冬令人劉氏卒

四年夏論孟集注或問成

朱子既編論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

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亦未嘗出以示人其後集注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閒有

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亦互有所發明冬周易本義詩集傳成詩

主而訂其序之是非謂易之卦爻辭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推說義理以明之五

年秋差知南康軍辭不允宰相史浩必欲起

郡處之故有是差冬丐祠又趣之任東萊累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

出為善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卻有害朱子於是始有出意

六年春啟行至鉛山俟命陸子壽再丐祠不

允三月晦到任首下教三條五日一詣學講

說首講說立三先生祠於學宮立濂溪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又立五賢祠以祀陶靖節

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翁冬復建白鹿洞書院為學規以示學者尋得故址請於朝

書又捐俸買書以益之置田以贍來學者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每休

沐輒一至諸生質七年春南軒張公訃至哭疑問難誨誘不倦有祭文又答東萊書云欽夫謂某著

之經說乃因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云修學

夏應詔上封事

其言切直上讀之大怒宰秋相趙雄詭辭救解乃已

旱甚竭力爲荒政備

冬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閣租稅○作臥龍

菴祀諸葛武侯

八年春開場濟糶二月陸子靜來謁

子靜來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率僚友諸生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淡錮之病請書於簡以諭同志○按當時子靜所講說朱

子有取焉者本如此若其所謂禪者終未嘗變也故朱子答東萊書云子靜近日講論比前亦不同然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又與劉子澄書云子靜一味是禪卻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拾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至後來答子靜太極第二書末云如日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此則三月除提舉朱子與陸氏終不能合者也

江西常平茶鹽

猶待次

閏三月解綬東歸

朱子治郡

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擇其一二尤甚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

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
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秋除直秘閣東萊公

訃至爲位哭之
朱子以東萊與南軒相繼
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
改

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時浙東薦饑遂
拜命不敢辭
冬奏

事延和殿
極陳災異之由與
夫修德任人之說
十二月視事西

興以次按歷諸郡
乘輕車屏徒御
皆到拊問存恤有不伏賑

糴不恤荒政者皆按劾之官
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
九年春條奏救

荒事宜夏詔捕蝗復奏疏言事
又與時宰書
極陳朝廷惜

費宰臣愛
身之弊
得旨頒行社倉之法
又條奏紹興
和買之弊奏

免台州丁絹條奏義役之法奏立
沿海四州鹽法奏改諸郡酒坊
劾奏前知

台州唐仲友不法
巡部至台民訴太守新除
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事

甚眾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
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節次
劾之章至十上時宰王淮與同里連姻力爲
隱庇僅罷新任台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再

熟
秋除直徽猷閣改除江西提刑辭
新命至
即日解

職還家亟具辭免大畧以爲所除改乃填唐
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

可臣愚何敢自安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再辭

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
合迴避詔免迴避復辭
冬受職名力辭新任

乞祠
極言所按賊吏黨與眾多竝當要路所
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遠至師友淵源

所自亦復橫肆觝排時有阿宰相意上疏毀
程氏之學以陰
詆朱子故奏之

十年春詔與宮觀
上覽奏知
詔主管台州崇道觀乃拜命初朱子起守南

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
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學者尊信

益眾然憂世之意未嘗忘有感春賦
夏武夷

精舍成

四方士友
來者甚眾

十一年力辯浙學之非

還

浙東見其士習馳驚於外舍六經語孟而尊
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
喜事功大為學者心
術之害故力辯之
十二年春秩滿復丐祠

夏拜華州雲臺觀之命十三年春易學啟蒙

成

朱子既推義文之意作本義又懼學者言
易不本象數無所歸著其言象數者又不

知法象之自然因作啟蒙四篇本圖書
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又有著卦考誤
秋孝

經刊誤成十四年春編次小學書成

既發揮
大學又

懼學者失序無本乃輯此書以訓蒙士差主
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兼補之於後也

管南京鴻慶宮秋除江西提刑以疾辭不允

十五年夏復趣對六月奏事延和殿上獎諭甚渥再

三辭謝方出奏劄五是行也有要之於路告
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

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除兵部郎官

互而欺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

以足疾丐祠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先是兵部侍郎

林栗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遂疏其欺慢請
行罷逐於是朱子請祠丞相周必大奏某上

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
跛曳時上意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授
以前江秋在道辭免新任以足疾丐祠除直
西之命

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轉朝奉郎太常博士葉適

上疏極言林栗以私意劾朱某所言不實侍
御史胡晉臣論栗很愎自用黨同伐異栗遂
罷去朱子固辭足疾不任拜起復丐祠時廟
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焉

復召辭冬受職名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言疏

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
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

民力修明軍政六者而已疏入夜漏下除主
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朱子當孝宗

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則直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言忠鯁孝宗亦開懷容納至是復有經帷之命朱子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然朱子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始出太極通書西銘解義以授學者內禪矣

是歲荅陸子靜論太極無極十六年春除秘閣修撰仍舊

宮祠二月光宗卽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序

大學章句及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久矣修改不輟至是以穩愜於

心而序之又各有夏再辭職名詔從所請仍

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以爲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爲尤美乃上表

謝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秋除江東轉運副

使再辭以祖鄉田產辭詔免迴避冬改知漳州再辭以光宗初

政再被除命
乃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

朱子六十一歲

夏到任

下教令數條

俗爲大變

奏蠲減本州諸色上供及

經總制無額等錢奏經界利害

奏經界行否與詳畧之利

害各一所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
○冬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丐

祠不郡刊四經四子成書

奉以告於先聖○按語錄云某如今

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
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
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
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

去年勝
似前年

列上釋奠禮儀數事冬有旨本州先

行經界卒不果行

行經界法貧民下戶皆湊喜而寓公豪右兼併侵漁

者所不便爲異論以搖之遂
有言經界不便者詔寢其事

二年春復陳君

舉書

謂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

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
合同異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

三月復除秘

閣修撰宮觀

正月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塋

遂除秘撰主管南京
鴻慶宮任便居住

夏拜祠命辭職名解組

而歸朱子治漳僅及一期以崇教化正風俗為先務半歲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跡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岳會者在在為之屏息平時伏鬼為妖迎遊於街衢抄掠於閭巷者亦皆斂戢不敢復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化成而去漳民久思之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秋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仍以漳州經界

不行自劾三年乞補滿宮觀從之始築室於

建陽之考亭

先是吏部公嘗過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故遷

焉六月落成而居之歸自臨漳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於所居之旁以待來學者○考亭又見陳同甫來訪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俠豪舉朱子往歲嘗以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竝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辯難朱子畧答書極力開諭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朝雖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

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
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冬除知靜江府廣西

經畧辭四年春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任再

辭仍舊宮觀冬差知潭州湖南安撫辭
或傳是冬

使人自金回問南朝朱先生安在對以見擢
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以辭遠就近不爲無

嫌力
辭五年春有旨不允再辭詔疾之任
會洞獠侵

擾蜀郡恐其
夏五月至鎮
在途所次老稚攜扶來觀夾道填擁

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
里閒學子雲集朱子誘誨不倦坐席至不能

容溢於戶外
遣諭獠洞降之
獠人蒲來矢出省地作擾或薦

土俗歡動
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諭以某日不俘以來
將斬汝昇率數十輩馳往諭以禍福來矢喜

聽命引
赦不誅
更建嶽麓書院
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夜則與諸生講論

隨問而荅畧無倦色每訓
六月申省乞歸田

里
時孝宗升遐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切憂懼遂

申省乞
不允七月寧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

歸田里
辭上在藩邸聞朱子名德每恨不
八月除煥
得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

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九月再辭不允是

月晦次闕外

先是朱子行至上饒間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及至六和塔是

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益憂之

十月朔乞且帶舊職奏

事己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辭待制

侍講不允復辭待制職名乞改說書差遣亦

不允

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乃拜命上孝宗山陵議狀

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

大學

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

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虚心嘉納

差兼實錄院同修

撰辭不允覃恩授朝散郎例賜紫金魚袋乙

巳晚講乞令後省看詳封事又乞三年內賀

禮竝免庚戌講筵畱身奏四事

其一罷東宮土木其二過

宮定省之禮其三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四卜山陵當緩期日卒無所施行

閏月戊

午朔晚講

是日講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

之庚申早講辛酉晚講奏禮律嫡宗承重斬

意

是時光宗病不能執喪寧宗以嫡孫繼統當代父執喪

奏疏論

廟祧

謂不當祧僖祖

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戊辰入史院庚午面對丙子晚講畱身申言

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卽除宮觀尋除寶文閣

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辭

降御批云朕憫卿耆艾方此隆

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工部侍郎黃艾問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始除經筵耳

今乃事事欲與聞初知閣門事韓侂胄自詭於太上皇后親屬上之立也自謂有定策功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離長沙已聞之卽惕然以爲憂及進對再三面陳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丞相方謂其易制朱子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朱子急於致君言無不切頗見嚴憚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憖閒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朱子旣去國侂胄聲勢益張羣儉附和衣還家復辭前命仍乞追還冠之禍蓋始此云

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

慶宮竹林精舍成

後更名滄洲

寧宗慶元元年春

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又以議僖祖祧不合

自劾再辭不允夏乞致仕不允

侂冑誣趙丞相以不軌竄

永州大權一歸泥冑士大夫嗜利無恥者教以除去異己或更道學之名曰偽學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偽干進者蜂起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迭諫以爲必賈禍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朱子默然取奏藁焚之更號遜翁遂以疾丐休致秋

復辭職名并乞休致不允又以妄議山陵自

劾乞鐫職名不允冬再辭職名

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

從之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宮觀

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

偽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伯壽嘗執弟子禮以不薦己因行詞寓刺譏以逢迎侂冑是後小人始是歲楚詞集注成

寓憂時感憤之意

二年春乞改正已受恩數不許十二月禠職

罷祠

先是臺臣擊偽學榜之朝堂未幾省闈知貢舉者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

主之柄鼓動天下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學庸語孟六經爲世大禁臺諫洵洵爭欲以朱子爲奇貨猶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藁授之繼祖遂奏乞禡職罷祠從之蔡元定亦特編置道州

是歲

始編禮書

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

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朱子自修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而以三年正月

是月朔旦朱子書於藏書

喪祭二禮屬之黃榦閣下東楹曰周敬王四十一年王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

其愛傷微意可見矣

拜命辭謝

畧云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

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前數日夕諸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者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翼旦諸生乃知有指揮

別蔡元定

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也

於寒泉精舍周易參同契考異成

元定色不爲動旣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寺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歎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春陵朱子爲之哀慟時黨

禁益譁朱子方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之意卻無微服過宋之意曰某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誦詆只與朋友講是歲韓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

文考異成四年又奉告命落祕閣修撰依前

官冬乞致仕

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

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為所編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閒未死且與了卻五年夏詔從所請有旨依所亦可瞑目矣

大夫始用野服見客

閒居野服即

冬命蔡沈

作書集傳

二典禹謨朱子嘗是正

六年

朱子七十一歲

正月作

聚星亭贊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戊午歲嘗與廖

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按儀禮經傳通解大學篇誠意章注與今本同惟經一章注原本一於善今本作必自慊是所改者此三字耳○先是己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

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甲子以疾終於正寢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只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各修條目且封一卷爲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卽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就枕誤觸巾目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指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午

初刻也送終諸事皆用遺訓焉是歲大風拔木洪流崩岸○是歲舊年譜作是日者誤祝穆和父辨十一月壬申堃建陽石塘里之大

林谷黃榦作行狀畧云先生平居惓惓無一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求仕其愛民也不徇俗苟安故與世動輒齟齬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嘉定二年諡曰文嘉泰不以用舍爲加損也初學

禁稍弛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時郡不申沒猶以生存出命也開禧三年侂冑伏誅嘉定元年詔賜諡與遺表恩澤明年寶諡日文三年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

國公淳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廟咸淳五年詔

賜文公闕里於婺源

元至正閒加封齊國公

元至正閒

追諡朱子之父曰獻靖朱子長子塾

字受之將

仕郎先十年卒

後贈朝散大夫

次埜

字文之

迪功郎監

德清縣酒庫後十一年卒

贈朝奉大夫

次在

字敬之

承務郎官至吏部右侍郎煥章閣待制封建

安郡侯

贈銀青光祿大夫。朱子從孫曰洪範家貧苦學自忍嘗館於胡舜卿授

以易學舜卿卒洪範以易授舜卿子斗元寶祐元年登第授武夷書院山長一軌於道時

人高

十世孫曰穩明天順丁丑進士厯福建

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以廉能稱穩弟懋以宣

聖子孫例入太學授永年縣丞懋弟楨由縣

學生貢入太學生以先賢後乞奉祠授本縣訓導楨從姪焰例入太學授瑞州府知事朱子十一世孫曰城爲太醫曰墅爲博士先是正德年間科臣戴銑汪玄錫御史王完後先奏請完疏以爲朱子繼孔子者也重朱子所以重孔子孔氏嫡長之裔隨宋南遷居浙之衢州後徙居曲阜者皆其支庶累朝錄蔭惟

曲阜子孫世襲公爵而衢不與蓋闕里爲重故也今朱子婺源與孔氏曲阜閩之建安與浙之衢州事體同符朱氏在建安者恩典已隆婺源子孫顧不得錄蔭主祀尤爲缺典乞照孔氏闕里義例錄蔭婺源子孫賢而嫡長一人量授博士等官以掌祠事於是知府張芹奏保朱墅爲文公十一代嫡派孫次子埜

之後居婺源者量授蔭錄主奉婺源祀事詳見

藝文嘉靖二年詔以朱墅爲翰林院五經博上

三十七年又用本學訓導席端言俾世蔭錄

勿絕於是世世以嫡長承襲詳婺源志

附天寧寺會講辯

學術既漓人心亦流於僻公焉撰出偽書誣朱子而誑後人如學會錄鑿空撰出慶元丙辰朱子至郡城天寧寺會講一事意在語錄十四條又謂出於朱子

紀實與南溪書院志何作偽者之多邪休邑施璜講學於紫陽書院及修書院志已知十四條之僞矣猶不能燭僞書之無根以丙辰會講天寧事載之會紀與朱子年譜此事極有關係特辯之

朱子既寓居於閩如婺源省墓者再一爲紹興庚午一爲淳熙丙申載之年譜甚明若慶元丙辰朱子年六十七本無如婺源之事而汪六符新安學會錄載是年九月會於郡城天寧山房

鄉先正受學者幾三十人荅問語錄十四條事
屬子虛假令有是事門人李果齋作譜豈獨遺
之且婺源志不載府志不載天寧寺本注亦無
會講之事汪氏謂出朱子紀實及南溪書院志
亦皆妄作又列會講名氏婺源有程克菴洵歛有
程士華實之尤可見其附會程菴山曠撰克菴
傳由衡陽主簿再調廬陵參錄時僞學雖作臺

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語迄將代遽
以疾卒考沈繼祖上章攻僞學朱子禡職罷祠
乃丙辰十二月之事使是年九月朱子果至徽
克菴正官廬陵豈能預天寧之講乎程實之者
雖新安忠壯裔其先世遷鄱陽今爲德興之新
建久已不隸歛籍矣考新建程氏譜朱子嘗書
尊己二字贈實之學者稱尊己先生具載生平

言行并朱子生卒出處亦及之使與天寧之會
豈不爲尊己一大事何以獨畧不書乎朱子兩
至婺源爲實事故淳祐閒諸葛泰撰紫陽書院
記但言庚午丙申不及丙辰無者不可增也明
世講學之徒忽鑿空撰出天寧之事蓋其時良
知學熾宗其教者援儒入墨意在語錄十四條
謂朱子晚年亦同象山之說遂飾無爲有以惑

後人汪星溪已明言學會錄裝點成書爲學系
作僞矣其作書院建遷源流記猶敘入慶元丙
辰主教天寧事蓋謂朱子亦嘗講學新安未暇
究其實也朱子何時無生徒何日非講學豈必
若釋氏之升堂說法卽令戾止故鄉人人固請
主教當時在官豈無學宮公廨在民豈無祠堂
塾舍乃講儒者之學於佛氏之廬豈不爲傳者

非笑乎施誠齋璜修紫陽書院志雖削去十四
條荅問語猶取此事載之會紀卷端且於年譜
增入丙辰九月如婺源省墓會講天寧一條恐
學者遂傳爲實錄將來刻年譜修郡縣志書亦
據此入之其以三至婺源誣朱子者失猶小或
復有主張十四條之說緣飾爲真以厚誣朱子
則其害大故辯之

